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緒

謄錄監生臣吳靖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二十一

明 董斯張 撰

高逸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史通

巢父許由樊監相友由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遁

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監方飲其牛乃毆而還

路史又

西湖遊覽志云許由隱林山

指潁峰者即其遺蹟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
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
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上

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

抱朴子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
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

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
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嵇康高
士傳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
路曰是禮禮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
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
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
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

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蛾眉諸名山食菌櫨實服

黃精俗傳以為僊

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

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上

莊周隱於山岳齊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

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中央寒涼固回可以久長

琴操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

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上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

因以為號

真隱傳

峭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步臨溪有怙漠先生翼神碑

蓋隱此山也

水經注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

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

袁淑真隱傳

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

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

集古錄

鵲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耳

清溪

上

老萊子親歿隱蒙山之陽枝木為牀薦艾為席

高士傳

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

之

東方朔傳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黃氏自軒轅之代歷於

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濮濱鬼谷

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蘓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綢顏弛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不遇或叱或暴以辯譎相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

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悲此木非與天下人骨
血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
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儀秦答
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
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
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
素空閭誠銜其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
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

掇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嘗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
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潔已
非義不踐當秦末入商洛山隱居自娛

陳留志

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蛻卧佯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
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
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及建
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使曰子為之號驚於市曰鶚

也其曰非鶴而詵之者十九號山雞於市曰鸞也其不
卽以為鸞而詵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鸞不恒見
也四皓之避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
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
中老者為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

志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志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

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

志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湖廣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

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送之仲元無心就行

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

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高士傳

鄭樸字子真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

震京師時人因子真所居名為鄭泉

雲陽宮記

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

傳

韓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

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阡山遷既清貴乃與書勸

峻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

悔愆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

王之道於斯世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

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峻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遂

高尚不仕卒於阡山阡人立祠號曰阡君

高士傳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
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
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
對曰東身王朝具如北山之雲何

南康志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
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
生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
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高士
傳

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玦金匱之

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如市故云霧市嘗

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僂橋云

湖廣志

范史雲黨禁屢空齋卦梁宋之域好事覺之輒去

袁安負暄晴簷令人搔背曰甚快人意

並志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

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
其道德深重嘗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日損
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考道
學傳云樂鉅公者宋人號曰安丘丈人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避山谷汝南吳蒼甚重
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
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於登山絕迹神不著
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

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
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
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
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
兔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高士傳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
棄官隱洪崖玉笥山

傳

鵲冠子隱於幽山衣弊履穿以鵲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後顯於趙鵲冠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絕

高士傳

陳留父老見張升與友人斑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後漢書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

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上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時府州交辟不就惟娛棲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年以汝輩必矜義勿苟仕濁世子孫奉遵遺訓遂二代不仕皆有

盛名

王僧虔
吳地記

公沙季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

坐北海者
舊傳

後漢袁閔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
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
母思閔時往視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讖言云劉秀
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
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
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

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
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荅詔命高士
傳

孔子建與崔篆交善篆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曰吾有
布衣之戀子有衮冕之志其道乖矣

後漢書

桓帝徵韓康伯休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使者行亭
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康乘柴車來以為田
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者至曰奪牛翁即徵君也

梁鴻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後漢書

夏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鬚變形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涇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坐家子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書止文德曰夫道
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為
所未敢當吾昧典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
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
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
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
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

且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宜當為先

上並

徐穉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
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曰思賢亭別傳

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為棟前後徵辟文書悉

挂於樹初不顧盼

謝承後漢書

管幼安不居此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鬪幼
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
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自穢得免

並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織簞為業冬月無被有橐一

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三輔決錄

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

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特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

辱於污君之朝也

抱朴子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曰任孔子

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

高士傳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魼祝魼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牂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牂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鉅鹿張錡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網紀
白承前致板謁錡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
侯豈此板謁所可光榮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魏志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蕪者
遇之咸謂為神

阮籍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
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
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

晉書

籍游蕪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斛白枿而已上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
所存良妙康每蕭然嘆息

文士傳

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忘反洛
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王導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
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

觀之文頽然箕踞侑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
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
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
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
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
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
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
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

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晉書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杞求食或至海邊拘蟣蚘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

上

晉齊王問東政張翰曰吾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足矣

別傳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

搜神記

葛洪貧無僮僕籬頭頽破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抱朴子自

序

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網否閉
鳥獸為羣伏自惟忖瓶甒瑣器實非瑚璉之求梯稗之
賤不中梁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

留所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

留神恕恩垂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

滓久濁清流

晉書

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
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上

許邁小名阿眈上山採藥經月不返每言眈好山林猶

魚得水也

真誥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

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
從洛還過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
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
有險易道有汙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
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
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華陽

國志

庾袞有異行潁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往請受

天下之役適遭遇之逡巡形益恭而有不可屈之色乃
厚禮而遣之

晉書

索虛靜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忘
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目好五
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
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
志忽九州形若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
之不顧蔑以加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上

晉翟壯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禮命並不就壯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龍鳥魚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概尤佳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

南康志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營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

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
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饑者悉分
與之

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答書
曰頃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載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王逸少居山陰或黥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陶潛或云字深明

南史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兼華梵累徵不就

宋纖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

於石壁曰丹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
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十六國春秋

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
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
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
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
耶虎悅其言而止上

宗測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

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太宗茂深小宗故傳

小宗香云

南史

雷次宗字伯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玄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

宗館資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王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並上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叅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

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為叅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柏輕迷人路
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鬚髮已白豈容
課虛責有羨魚慕鳥哉永明二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
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
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傳以家事刺史安
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
子二書自隋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

炳舊宅

南齊書

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上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

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
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
東海而死爾

南史

劉訐字彥度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糴
絮訐處之晏然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
愧服上

劉訐嘗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

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甲秀
堂帖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
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
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
史

褚伯玉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太祖卽
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

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齊書

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整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整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

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男女或
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
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
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言
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鹿可騷
何以異夫騏驥

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世弗傳為上
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品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

下品中品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歆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劉蚪字靈預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時卧病三節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幾

入玄無沫泗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
節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鼃之義
蚪精信釋氏衣鹿褊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日講佛
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
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
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
長隱處也山多龍鬚栢望之五采出呼為婦人巖伯

珍移居之二年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栖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並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

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

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

虎遊戲塔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

神僧傳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膺謂江穀曰
古人稱安平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於蔡休明者
不可謂之夷白乎

南史

王素少有志行隱居不仕山中有蛭清長聽之使人不
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蛭賦以自況

顧歡字玄平隱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每旦出戶山鳥集
其掌取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
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歡東歸上賜麀尾素

琴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
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
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
通乃賜竹根如意筓籜冠

何胤一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
山又謂何氏三高點遨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或
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

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

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並上世論以點為孝
隱士弟膺為小隱士

何膺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
問膺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急忽不復見
膺依言卜馬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膺所居室巋
然獨存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梁書

膺答皇太子啟曰膺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
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

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潭於茲
永已上

劉慧斐字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寺又於
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稱離垢先生

南史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壑臺
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
屑梁武帝建五嶽樓駐之天監十四年有青鳥降于隱
所語弟子曰吾當去矣遂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仙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
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
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南

史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
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上

裴衍字文舒自梁歸魏授通直郎欲辭朝命請隱嵩
高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
岫臣攝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疴庶偶影風雲永歌至

德詔曰知欲養病中嶽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青
壑深用嘉焉便從來請

後魏書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
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沐並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為殺鷄炊黍並不留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曰
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養子螟蛉以自
給每至賈勝門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肉以付螟蛉見榮華茂女也

鄭翻字靈雀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
之造來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
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
賤並敬服之

上並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衡茅不下
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高歡為丞相前後
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欲應之至高陽又徵亦不

起道康書齋常有雙燕為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颭至道康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為樂今胡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為禽而語何巢我屋燕曰我為上帝所罪暫為禽耳以卿盛德故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道寧昌其德為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耳獨卿知道卓然囂外所以神祇敬

屬萬靈歸德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
南溪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一
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今
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別卿有隱志幽
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為雙燕
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睦李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得已
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

太平
廣記

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

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後晉書

徐則入天台山因絕粒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冬洹

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

南史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嘉遁蘇

威以逸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

惡之謫戍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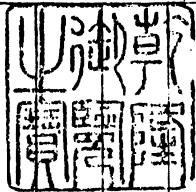
隋書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

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
魚有魚則潛於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
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明道乎

文中
子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
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瘠疾未嘗交語著獨遊
頌河渚先生傳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
餌藥以終其世上



廣博物志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沈咸熙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_臣吳靖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二十二

明董斯張撰

方伎醫卜筮相碁博諸戲幻術附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呂氏春秋又郭璞巫咸山賦云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未詳孰
是

神農始究息脉辯藥性制針灸作醫方軒轅臣巫彭始

制藥丸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為醫書物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其醫事

毒為五毒藥謂五藥醫師聚之以共

衆醫之凡邦之有疾病者疣瘍者造焉

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疣身瘡

曰瘍皆造醫師求藥疣則使醫分而治之

醫師使疾醫治疾病使瘍

醫治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每歲之終醫師考衆醫之事功以制其食

祿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

失四為下

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飯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

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簋八珍謂八物此皆膳夫所掌食醬則調和其齊焉和去聲齊才細反

凡食齊眠春時

食宜溫也

美齊眠夏時

美宜熱也

醬齊眠秋時

醬宜

涼也飲齊眠冬時

飲宜寒也

凡和

大凡調和飲食

春多酸

酸以養肝

夏

多苦

苦以養心

秋多辛

辛以養肺

冬多鹹

鹹以養腎

調

以滑耳

脾屬土分主四時故皆調以滑耳焉

凡會膳食之宜

畜與穀各有相宜

牛

宜稌

牛土畜

羊宜黍

羊火畜黍火穀此二者以同氣為宜

豕宜稷

豕土畜稷水穀

此以土尅水為宜

犬宜梁

犬金畜梁水穀此以土生金為宜

鴈宜麥

鴈火畜麥木穀此以

木生火

魚宜菰

魚水畜菰水穀此亦以同氣為宜菰音孤

凡君子之食恒放

焉

食醫雖以養生為主然君子所以自養者亦可依放之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

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瘡酸制也

上氣逆喘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五味鹹苦酸辛甘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

穀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五氣五藏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也五聲音語

所出之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所發之色青赤白黑黃也三者皆屬五行相生則生相尅則死故以此眡

之兩之以九竅之變

九竅謂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口也陰竅二大小二府也兩之謂陰

陽變謂陰陽之變竅苦吊反

參之以九藏之動

九藏謂神藏五即心肝脾肺腎是也形藏

四即耳目口鼻是也參之謂陰陽與中氣動謂脉候之動藏才浪反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

藥以酸養骨

酸木味木立地中似骨也

以辛養筋

辛金味金之經合異物似筋也

以

鹹養脉

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也

以苦養氣

苦火味火之出入無形似氣也

以甘

養肉

甘土味土之兼載四者似肉也

以滑養竅

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並上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離陌之間顧盼皆藥

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抱朴子

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王者隨四時之

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

四季或作六月

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

巾思心如炎火火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

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

冠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

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

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

力士搯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

者九冠軍丸徐長卿

藥名也

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

丸崔

一作崔

文黃

一作星

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

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效者也上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

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

物理論

伏羲察六氣審陰陽以貴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
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

人滋信

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為伏羲蓋不有其始曷善其終

炎帝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訛告以利天下
而人得以繕其生

黃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
喜怒攻之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
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
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墨餌蒲
濟治而人得以盡年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
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
之為醫者曰踰附踰附之為醫也擗木為腦艾草為軀
吹竅定腦死者復生

韓詩
外傳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
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
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

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餘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罷其政八率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

穀明而四蟲也夫文蟲四為蟲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
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
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
曰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食
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公孫
尼子

龐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庶
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

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

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二人其孰最善為醫扁

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

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

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

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

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

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

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

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子鵠冠

扁鵲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說苑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同
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子列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

爲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新語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

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法不能
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
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執乃
命龍叔背明而立文執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
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
已也上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

請醫李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
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
孽由人我予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
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
疾矯氏謂李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
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梁曰衆醫也巫
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李梁曰良醫也且食

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列子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傳於王學方脈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

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懾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後漢書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已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語竟

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搜神記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
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
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
愈

華佗到腹治病不起於華佗抱朴子云仲景開懷以納
赤餅素問亦云割肌解膚古固有此法也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

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
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
蛇一枚

並上

何顥妙有知人之鑒初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
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
仲宣年十七時遇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
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耆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
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

小說

劉平阿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

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

神仙傳

河內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裏瘡痒迎佗使視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

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

華佗別傳

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

晉書

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瘡尤工甚為當

時所嘆服焉

皇甫謐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
遂盡其妙

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為精妙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
倦生而脣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荆
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
曰殘醜如此用沽何為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

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醫與視之曰可剝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並上

元帝渡江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

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為聖火

卷

建康實錄注

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

卽愈

續搜神記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

冥祥記

晉殷文祥一名道登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荊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卽施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

耳露寺北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
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
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
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
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
皆愈

劉涓子晉宋間於丹陽夜射一物高二丈走聲如雷明

率人跡之見一小兒曰主人為劉涓子所射問之為黃
父鬼也尾小兒至其止見三人一臥一看書一搗藥即齊
聲呼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帙癰疽方以治病神驗號
鬼遺方

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衆醫以為肉癰徐
文伯曰此髮癰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
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

談
載

徐文伯精醫業張融謂之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勿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南

史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姬患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為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焉以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虵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

服之得大利虵虫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卽差後沈
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
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
而問之曰二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
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
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虵者醫療既僻
虵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
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釣其

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

南史

王僧孺工屬文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工素問訪以
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
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
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
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梁書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
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

十餘日痛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南

史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軍參軍李猷焉

顏氏家訓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歷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

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踈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
腎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
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來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
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
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敵於
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腎公嘗於五天竺國
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
盡妙腎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頗勝羣僧而乃

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腎公與敏談論至若三

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上液藥

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歷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

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辨揚六執百氏

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

畢沮於腎不自得因而成病興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

梁四公記

往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

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

廝養亦為之療護

北史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酉陽雜俎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舩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竇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

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
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
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
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
卽用湯方服一劑其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
針藥所加應時必效

北齊書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叅士開病醫者云
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叅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

感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為之彊服遂得

汗病愈

續世說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宓母病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隋書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

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為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歷

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上

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吃鱸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餓啜之遂愈

手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以下
卜筮

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故鄭師記

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錄伏羲得神著而乘皇策易乾
鑒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
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筮自伏羲始矣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漢張良始造碁卜京房
始以錢卜

物原

古之善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
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示一
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

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
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闕尹子

夫著之為言者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
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無其神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
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
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

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論衡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

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
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思
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著龜
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
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
獨以燭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
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

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
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
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西向已卜遯
東向問著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之於
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
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不見吉凶於著復以下何著者陽道多變
變乃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禘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

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為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

白虎通

大卜掌三兆之法

兆灼龜之象也

一曰玉兆

如男子弄璋之兆其象在左者二

曰瓦兆

如弄瓦之兆象在右者

三曰原兆

如易比吉原筮原之言再也象之上下左右未

定者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經常也三兆之法其常體各有一百二十

也其頌皆千有二百

頌占之繇辭也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

掌三易之

法易變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瀾一曰致夢

出於思慮有因而至者

二

曰觴夢

角一俯一仰為觴人晝俯仰於事夜則為夢觴奇

三曰咸陟

無心感物為咸陟升

也謂無所拘滯而自有其夢

其經運十

運即祿祿所掌十輝也以占夢之吉凶運或為輝當為輝

其

別九十

每輝九變別為九十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國有大事則作龜而命之有此

者一曰征

行討征役

二曰象

天象變動

三曰與

與人共事

四曰謀

品事於人

五曰果

事成與否

六曰至

人至與否

七曰雨

雨禱

八曰瘳

瘳疾瘳以賈而反以

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變之占

以八命作龜則以龜筮三者合聚而占之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周禮

卜師掌三《三》龜之四兆

開謂出其占書也

一曰方兆二曰功兆

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凡卜事眡高揚火

大事大卜眡高則此卜事

蓋小揚火以作龜

熾其火以灼龜

致其墨

明其兆廣之大小也

凡卜辨龜

之上下左右陰陽

上謂仰也下謂俯也左右倪也陰後傘也陽前傘也

以授

命龜者

卜師辨之

而詔相之

詔告以言也相贊以事也相去聲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

天龜主俯者靈也

地龜曰繆屬

地龜黃仰者繆也

東龜曰果屬

東龜青前傘果也果魯果反

西龜曰雷屬

西龜白左
倪雷也

南龜曰獵屬

南龜赤後
舍獵也

北龜曰

若屬

北龜黑右
倪若也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色謂玄黃
青白赤黑

也體謂俯仰
前後左右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

於龜室上春繫龜

以牲血
繫之

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

以往

董氏

董荊木也
灼龜用之

掌其焦契

焦即灼龜之木也契即開龜
之鑿也卜則藝焦以灼龜用

鑿以開龜
也焦音焦

以待卜事

董人共之以
授卜師用之

凡卜以明火藝焦

遂飲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

將占八命之事先以著筮之而以八頌占之筮音筮

以八卦占簪之八故

八卦即三易之經卦也八卦事之故也

以祗吉凶

祗其

從違以凡卜簪

龜為卜著為筮

君占體

體兆象也體有吉凶

大夫占色

兆色

氣也色有善惡

史占墨

墨兆廣也墨有大小

卜人占圻

圻兆骨也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

已早者以次詳其餘焉

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歲終

則計其占之中否

用以進退占人之能否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九簪之名一曰巫更

鄭氏曰巫字皆當為筮筮更者筮變動也

二曰巫

咸筮衆

三曰巫式

作法則也

四曰巫目

立要凡也

五曰巫易

革天命也

六曰巫比

包選荒也

七曰巫祠

筮牲與日

八曰巫參

筮御與七參七南反

九

曰巫環

攻伐而圓之也孟子曰環而攻之

以辨吉凶

辨其從違以占吉凶

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

當用卜者先筮之筮不吉則不卜也

上春相筮

上春乃一歲之

始相視揀擇其著草可為筮也

凡國事共筮

以共國家占筮之用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

日為太陽月為太陰星二十八宿屬陽辰十二次屬陰蓋以歲時天地陰陽日

月星辰而占六夢之吉凶也

一曰正夢

安靜而夢

二曰噩夢

驚愕而夢

三曰思

夢

覺時所
想而夢

四曰寤夢

覺時所
通而夢

五曰喜夢

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

恐懼而夢

季冬聘王夢

歲十二月
聘問王夢

獻吉夢於王

王夢之吉
則獻其兆

王

拜而受之

吉夢在王而佑之者在天
拜而受之尊天之所佑也

乃舍萌於四方以

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並上

古司怪主卜

元命包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

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

卜得惡卦反令忒忒

音敕
惕也

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為

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壇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誑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

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顏氏家訓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晚披卽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檢海中之書略皆尋究至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子窺覽美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於周王白雉

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
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
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梁元帝洞

林序

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牧卜占於蔡惑云不吉不利出
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歸藏

傳說賃為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

筮得利建侯之卦

拾遺記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繇占者曰凶大公曰龜繇以祭則

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一云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車何知

而凶

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數澤蒼蒼其

宜正公戎事則從

穆天子傳

民西大冢者勾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為

秦伊山

越絕書

蘓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蠱卜傳說自

給春秋
後語

漢武帝與越王為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
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令案
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
行與左右賁絹二疋往卜叩賓門出迎而延坐未之識
也帝乃啟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
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
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詒之至日朔至帝

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
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
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
之搜神記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
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
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
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

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
我有餘而子不足乎

高士傳

漢安定皇甫嵩真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言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即青塚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八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

空槨即以葬焉

西京雜記

曹元理嘗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囤米忘其石
數子為吾計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囤七百四十
九石二斗七合西囤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囤門
後出米西囤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
一升東囤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遇廣漢廣漢以米數
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
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饌元理復算曰耳簾二十五
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鶩鴨皆
道其數果蓏穀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其
之福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
肫一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
取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
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上

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
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竄伏青州界中賈卜

給衣

後漢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於中門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賸索隱窮神知化雖眚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

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耳誠有跼蹐頗能
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
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聞南
家哭卽吉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
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
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
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

搜神記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

卜人曰此天符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孝子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興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鳥來入室中與鷺共鬪死鳥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為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

一作官

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為

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
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鳥與鷲鬬者直老鈴下耳
夫神明之止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
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
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
所雉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雉武丁為高宗
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
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汚累天真後卒無他遷安南

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閭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
見於文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文象
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
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
也是以夏鯨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鯨為黃
能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蛇者
協辰已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

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宜乎

神搜

記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
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
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
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
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其空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

及肉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癩疾使輅築其所
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
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
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冤冤痛自訴於天耳並上

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不付君
魏志

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

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著龜

晉書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璞為致之卽

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保驚惶病卽愈

搜神記

揚州別駕顧球妙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

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述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上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於庭而逃

王長文聞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珍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

華陽

國志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謂曰
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謂
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
將新馬鞭者就請還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
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至三年後浚井得錢千
萬銅鐵襍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晉中
興書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
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猪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
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為筮之令
以丹畫板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為鄣泥臥上立愈
上

隗炤者汝南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死當大
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頻來此
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亡後果大困欲

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後期日有龔使者果至妻

遂齋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沈吟良久謂曰

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為人卜使者曰可矣乃

顧命侍者取箸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

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

妻兒者恐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

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

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之言

錄異傳

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法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
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鑠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卽移居
東府病痊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一生來
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為合膏藥并
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
爭渡津吏搃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
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具言創者卽愈

搜神記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貧殖

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堪
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
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
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果傾覆獨得
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靖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
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將晡呼旻
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妻

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
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是泣言
死卽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
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
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語僚佐曰一
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活之效
上

釋法願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禳伎

及著爻卜相備盡其妙

神僧傳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癭積年不差漸因垂命休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爰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爰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噉噉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爰處病者

遂差

洞林

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令弟卜之得明夷

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鳥來鳴卽便發作按卦當
得獨蹄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
戶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
始小間吾嘗與殷侯共議此事曰鳥日之禽猪月畜水
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
日中三腳故以獨足者當之上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
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與籤李黨

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淚謂黨

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齊書

阮孝緒隱居不仕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
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三爻曰此
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
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
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

道便當高謝許生

南齊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又衆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帟女子

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
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
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恚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
其一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
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
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
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
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

醜為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
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
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
遂擒之崖州有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為召
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
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
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

隋書

近世有兩人精妙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

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
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
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甚博鮮卑語煎胡桃油
鍊錫為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

顏氏
家訓

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
金玉琥珀指環請孝元射覆卦遇垢之履曰上既為天
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午寅則為虎琥
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

或重恪於是神服

後周書
以下相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物原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
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
弱而能言八彩光看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
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盤虎踞之美地靜鎮於
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
輯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

及其深目長頸顏顏威羈蛇行蟄立猴喙鳥喙筋不束
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莖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
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之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
容孔父取栖遑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
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
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梁劉
孝標

相經
序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

九方歎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笑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輿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

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
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令也然有世俗
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
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莊子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聚罔
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

嘗見斯人也

吳越春秋

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為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至丞相封

為列侯

論衡

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

力之敬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
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
舉在本朝遂至太傅上

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
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
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
相見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
何憂病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

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讀侯入為天子

濟遂至司空

項氏始學篇註

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

郡吏後果如其言

後漢書

賴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

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

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

卿阿鵲耳何意戲言遂驗於今欲阿鵲使得善處追

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無以加也

魏志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梁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

三國
典畧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為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搢之乃謬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

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為挑枝之所拉殺焉而澄
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為文宣王上

宣修容善許負之術

金樓子

念賢字蓋盧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
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

也何遽相乎

周書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
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

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

理

初學記

庾道愍精於相本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
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
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
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南史

許允善相印出為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吏刻之

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

而墜於廁

魏氏春秋以
下碁博諸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

武帝作猜拳鬪草劉向作彈碁物

原

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
為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作卦
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足楚廣道
者也中計塞城皋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

此守遼趨作郢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郢中

死碁皆生

桓譚
新論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

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西京
雜記

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為綏明於今有碁
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
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

抱朴
子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

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叡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吳錄

祖納字士言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

晉書

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酉陽雜俎

魏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閒暇與李韶李延
寔頗奕碁時謂為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
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
不對局

梁國張惲字義元為郡吏入值太守圍棋投札於地惲

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坐

晉陽秋

宋文云天下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射楮欣
遠模書楮屑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
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連善於大行思莊思連巧於鬪碁

南史

梁王瞻善棋工射飲酒彌日而精神朗瞻武帝謂瞻有
三術

梁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忽云殺
却左右誤以為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
既高何為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為蜥老僧鉏地誤斫其

頭所以報也

羊玄保為黃門郎善奕碁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
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宋書

宋明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為第
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碁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皇帝
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上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碁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
時睡頗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

所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
慙感遂詣許亦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天子北入於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穆天子傳

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枲盧雉犢為勝負之采

說文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謂之

驍

西京雜記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
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

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墳弘正之子會稽賀徽
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
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
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顏氏家訓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搏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河奴並
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第一人遇罪將
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
以後大盛於時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胡王作握槊

亦雙陸也

後魏李邵序

雙陸乃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

類要

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

謂得花勝得錢

禰祖

王弘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

人嘗以擣蒲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

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南史

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擣蒲遂下馬以

策挂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異死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華林徧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

以徧畧數帙質錢擣蒲文襄杖之四十

北史

周武為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為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所為

不同

太平御覽

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闢象碁則戰國事也

說苑以下幻術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呪方京房始制
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有誦呪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

萬物

關尹子

丁侯不朝武王乃盡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

卜之崇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為臣
虜武王許之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
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此使者歸丁侯病稍愈
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太公金匱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
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
吾為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

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

乃可與造物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列子

王東巡大嶠之谷詣春宵宮集諸方士僊術之要而鵠

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

拾遺記

周靈王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氛鬱
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
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絳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
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

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冰可琢又設
狐腋素裘紫羅文褥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
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
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客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
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
不取也王乃踈養弘而求正諫之士

南陸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
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織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為衣

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羣犀象獅子
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
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歛忽
銜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婆猴
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沐胥之國來朝則身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
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
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僊巧麗特絕人皆

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尸羅噴水為霖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霖霧
乃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
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
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
人乘雨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
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口中
而出尸羅常生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為

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
之形呪術術惑神怪無窮並

上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
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
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
也造物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
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
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

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
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
自在惴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
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列子

魯般煒煌人巧倖造物嘗作木鳶其父來之至吳會吳
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
僊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為也於是
賁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雋陽雜俎

秦有烈齒者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鴛鴦

軒軒惟恐飛躍

拾遺記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

西京雜記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

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
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
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
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死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詔李少君與之語曰
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
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
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

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
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
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閭海經十年
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復反者四五
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輜紗
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
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
也而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

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作靈夢

臺歲時祀之拾遺

記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縛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臥俯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後漢書

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

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
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
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
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執其衣裾戶開掣絕而去至後
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神搜
記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
曰此陰陽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況七尺之形

遊於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為異知術不為奇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魏志

曹公欲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神仙傳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昞次禁楊柳為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鑾

主人驚怪哂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搜神記

趙炳常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民為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上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渡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

取含之有頃吐以示人古還如故其續斷布絹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而含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蠅螻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

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

子可受并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中籠不便擔人適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

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
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
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內口中吹及食
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悋
語擔人云試為君破慳卽至其家有好事甚珍之繫在
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
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
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

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便作父母在牀也

靈鬼志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為江州向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不知

幽明錄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

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池噓之便斷瘡又卽斂虎傷蛇噬
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羣鵲來萃夜呪蚊
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幻
術慮必亡叛約縛枷鎖少日已失所在異死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為廷尉有一
人與道士訟泰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拷訊
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為青龍裂睛呀
口據泰案有欲嚙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

遂飛入雲去泰於是請道士命上坐以為神人因求問
將來秩位道士曰公為廷尉獄稱無冤何獨於貧道士
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因書蜻蜓二字示之後泰
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
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
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止有青龍二篆字道
士携之而去蓋劍仙也

廣記

顧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

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項見
狐狸龜鼃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除之病者皆愈

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
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

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

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

後魏書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通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
皆大如斗通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鹽因歇鞍取看

皆化為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
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從下車陳設酒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
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
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吾金去不記憶乎
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
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
適家日貧卻復昔日生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劔門又見

前者老翁携所將之妾遊行僂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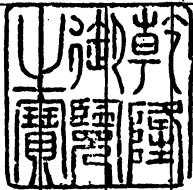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奇其能詔素賜之

兩京記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大噓

氣盡成雪

廣異記



廣博物志卷二十二